

温故
书坊

儿时“民国”

Ershi Minguo

胡伯威 著

那些已然
远逝的光景
在作者的记忆里
依旧鲜活而闪耀……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温故
（书）
坊

儿时“民国”

胡伯威
著

Ershi Minguo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时“民国”/胡伯威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.3

(温故书坊)

ISBN 7-5633-5892-7

I.儿… II.胡… III.胡伯威-回忆录
IV.K826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6095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开本:635mm×965mm 1/16

印张:18.5 字数:210千字 图片:61幅

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~5 000 定价: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林 达

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，读了还是很喜欢。

第一次读的时候，还是伯威写给自己、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。写的时候，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。我猜想，使他心中隐隐冲动，忍不住拿起笔来的，是他已到了怀旧的年龄。

人人都会怀旧，伯威有些特别。我很惊讶他的天赋。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，就有的敏感、观察力、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。

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，是出于好奇——曾经看过一个朋友的家族回忆，里面提到，她的一个美丽姑姑居云南深宅大院，却被一个上海来的“小白脸”“拐跑了”。而伯威，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。读伯威的文字，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，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。他的文字平和得体，正是越过了革命年代之后，父母的家庭教养，又从很深的地方，自然而然在走出来。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，照他的说法，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。因此，曲折的人生经历，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，却丰富了他的体验，在成熟的年龄，能够散淡超然，从自己的独特视角，来回顾历史和人生。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。

真的看下去，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，而是伯威以他记录

描绘的功力，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场景。

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。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，国共内战时期，1949年政权更替，仅仅是我们出生十几年前的事情。可是，我们因而无缘亲历亲见，而只能从书本去了解。我们读的，常常是现代戏剧的“大舞台”，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，强烈的聚光灯，虚化逼退周围的一切。被省略的，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。伯威的鲜活回忆，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，叙述他的所见所闻，不论是三教九流，还是社会百态，都描绘得活龙活现。看上去是零散的，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，融合在一起。

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，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。抗战期间，都在万般曲折之后，来到陪都重庆。抗战胜利后，又都急迫地回到上海。尽管他们的行业、处境不同，可是都背井离乡，都要跑警报避炸弹，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。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，可是，往事就像一捧珍珠，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。我们长大之后，父母兄长的生活，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，人的精神气都被渐渐耗光。他们疲于应付眼前，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，串起那条珠链。回头寻找，甚至是危险的。他们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，我们见到的，只是业已黯淡的珍珠，幽幽地一闪而已。

可是，难得伯威的回忆，是完全新鲜的感觉，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。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，更多的原因，还是来自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，活像今天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。许是对往事的回忆，在牵出他的热情。我相信，在他说到爸爸、妈妈、弟弟、妹妹的时候，那个早年的家、还年轻着的亲友们又在面前活跃起来，早年的街景和街坊邻居们又生生出现在自己眼前。

伯威在回忆中，自己也年轻起来。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一个时代的感情。整整几代人，他们曾经正正常常、踏踏实实生活过，他们有的富裕，

有的贫穷，有的幸运，有的走麦城，可是，他们的家庭、邻里、街坊、社区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下。不论亲聚疏散，悲欢离合，那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是人间之悲喜剧。可是这几代人，他们的生活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转变，人际关系，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。你的面前似乎还是人，可是他们是代表一种力量的群体，在这样的群体面前，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。人带上符号，符号决定你的价值。就像那个时候的钱，必须跟着票证，没有票证，钱就不再是钱。人们在水中沉浮，在没顶之前，伸手出来，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“革命”的符号。没有它，你的儿子女儿、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，更不要说乡里乡亲。

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。他自己、他的家庭、他的生活，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。我奇怪地发现，在那个转变后的时代，一个丰富的社会背景，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。那温情的七姑八姨，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，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，出来之后，一个个灰头土脸、屏声敛气。原先敏感的他，目光也凝聚起来，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、模糊，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。

这种转换是具体的。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，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，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。从这些民间的歌谣，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变化。儿时的歌谣，歌词是稚嫩的，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，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。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，却因为它的单纯政治宣传性，与“文”无缘。也就是说，伯威生活的歌谣世界中，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讲，人随着社会在急速退化。这样的“文明测定法”，也应验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中。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，在转向外观日益刺激艳红，而内心却逐渐贫乏苍白。

我们生来就在这样的红色时代，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“朴素阶级感情”。直到社会再次转换，我们这代人跟着吃力迷茫地“转

型”。而伯威那一代人是不同的。他们一点就通。因为经历过从人到猿的时代变化，他们还留存着对“人”的记忆。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，还没有彻底为猿，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、还有父辈，在他们的回忆中，潜移默化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。伯威从垂梦中醒来，重新历经了一次“从猿到人”的复苏。只是，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，他已经两鬓斑白，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，已经蹒跚远去。

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，我觉得真是一个幸运。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。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留下来，自己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，对伯威，对其亲人的在天之灵，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。

目 录

一 从南京到昆明

- 生在南京，只记着一句摇篮曲 /1
- 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 /4
- 滇越铁路上的“火腿蛋炒饭” /9
- 昆明大宅院里来了个“小胖胖” /10
- 大宅院里的“国共两党” /20
- 蓝苹（后来叫江青）来访 /23
- 外曾祖父熊廷权的故事 /23

二 重庆—北碚

- 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 /32
- 北碚磴子坎农家 /36
- 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 /40
- 快乐的周末旅行 /46
- 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 /50
- 背起书包上学堂 /53
- 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 /55
- 看“厉家班”，迷上了大花脸 /58
- 爸爸升了科长，却辞职不干了 /59
- 爸爸的身世 /60

三 又回昆明

外公的车家壁花园山庄 /64

外公一家 /67

那一年好像活在童话里 /71

个性鲜明的舅舅 /75

快乐的“被盗事件” /78

住保保村 /79

美国电影 /81

昆明平政街 /82

南箐小学住读 /86

告别昆明 /91

四 重庆—黄桷埡

再到重庆 /100

南岸黄桷埡 /101

杨家花园附一号 /103

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 /106

精华荟萃的战时“小江南” /112

黄桷埡时期爸爸和大叔叔 /115

南山小学 /118

我成了“小打手”？ /122

南山上的抗战气氛 /122

山镇家居 /125

过江进城玩 /129

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 /130

山上过得很快乐 /133

- “记得当时年纪小” /135
山里生了病怎么办? /139
“国军”来扰 /141
妈妈的“咪叔”，年轻的新六军连长 /141
冯叔叔 /143
广益中学附小 /147
童子军 /149
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 /151
还记得的其他几位同学 /154
抗战胜利 /155
分批回上海 /159
难忘的“大甩卖” /160
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/162

五 回乡路上

- 草搭棚舱的拖驳 /165
船上种种 /167
“老龟”（轮机长）遭辱 /169
过三峡 /170
新滩搁浅 /171
宜昌和沙市 /173
在汉口过年 /174
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/176

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

- 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 /179

拿“储备票”兜小菜场 /184
“出有车”阶级 /187
“光复”之初的上海印象 /189
“少奶奶”持家 /200
在上海家里怎么玩 /202
听“无线电” /204
“无线电”里的广告 /207
“娘舅”的收藏 /208
“干妈”吕亦陶和“干爹”冯友真 /209
塘山路小学 /211
学校里的小小风波 /215
和“阿德哥”打架 /216
几个要好的朋友 /217
朦胧暗恋和“英雄美人”梦 /219
再忆看电影 /220
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 /222
忧 国 /223
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 /224
上海的热天 /226
后来当了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 /227
祖父七十大寿 /229
小“五妹”之死 /230
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 /232
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/233
迷上了京戏 /238

七 清心中学

- 申江之滨的教会中学 /245
- 同寝室的几个人 /248
- 小白脸“爱尔翘” /250
- 新学期白相城隍庙 /253
- 帮忙护理妈妈和带领弟弟 /255
- “小开”级任老师陈拱龢 /257
- 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 /260
- 凶神恶煞支教官 /263
- 周末和爸爸去逸园（跑狗场）看足球 /264
- 没有与耶稣教结缘，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/264

八 旧上海谢幕，少年时代结束

- 抗战接内战 /267
- 婶婶惊呼“热昏！”只缘物价飞涨 /267
- 上海滩勿太平，照旧不夜城 /269
- 金圆券和蒋经国“打虎” /271
- 从东北溃逃的新六军军官在我家里
留下一箱子军装 /273
- 参观重庆号巡洋舰 /274
- “逃难”遇难 /275
- “和谈”期间透过来一些“那边”的消息 /276
- 我们没有走 /278
- 炮声中的安宁日子 /279
- 过了一个静悄悄的晚上，迎来“解放区的天” /281

一 从南京到昆明

生在南京，只记着一句摇篮曲

$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5} 3 \cdot |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5} 3 \cdot |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| \underline{5} 3 - - 0 |$

睡着了，睡醒了，醒来吃一块糕。

$5 - - 0 \underline{3} |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1} |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6} |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1 - \parallel$

哦 摇摇宝贝睡一觉。

我大概不是在摇篮里，而是惬意地横在一个人的怀里。他站在那里，颠着、晃着我。我睁开惺忪睡眼看去，周围黑洞洞的，只有一两个方向透进些许微光。低哑嘟哝的男声轻柔抚摸着，哼着上面那首歌。

你只写了一句，后面呢？

后面没有了，一看就知道这是歌的最后一句。

那么前面呢？

前面一个字也不记得了，只记住了这一句。

这一句记得准吗？

我相信歌词绝不会错，曲谱可能不太准，但大体是如此。

大概是1936年，我最多不过两岁以前的一个晚上，在南京，爸爸、妈妈和我的家。应是在关了灯的卧室里，那微光大约是从客厅方向透进来的。那个人是爸爸。为什么是爸爸而不是妈妈？妈妈一定更多次的这样抱着我唱这首《摇篮曲》。



我满月时的照片（摄于1935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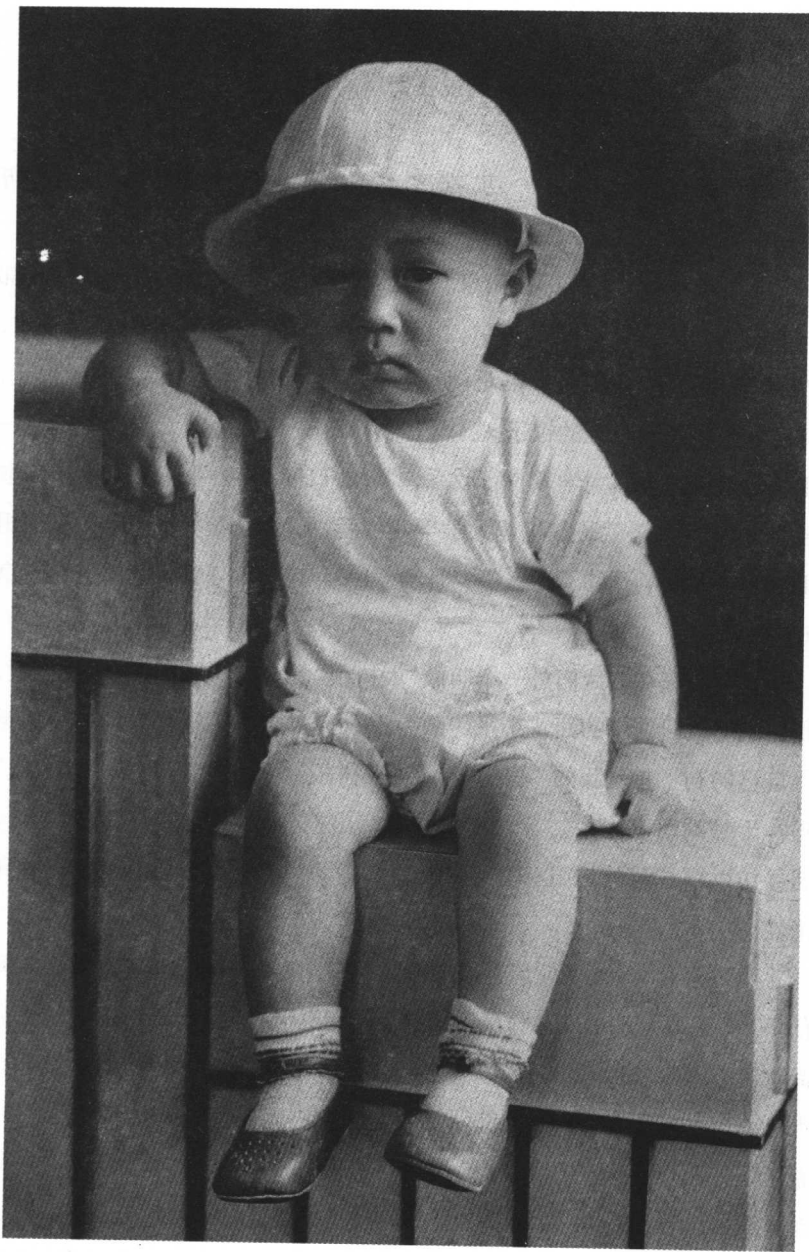
打从离开南京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摇篮曲。

后来，我听到过的“摇篮曲”，有中国的，有外国的，不下十几种，惟有真正属于我的这首摇篮曲，在一岁多的时候我就牢牢记住了。很平常的一句歌和那一刹那的情景，构成了我生之初的回忆。

六十五岁以后，我的“正经事”不再那么繁重了，于是想到写写自己的生平。本来只想在亲友同学间传着看看，以共温往

事。后来，一位历史学家看了，鼓励我成书发表。想到我这个搞了一辈子自然科学的人，到晚年还可以挤进“文史”舞台露露脸，这点虚荣心大大刺激了我。只是锦绣文章毕竟非我所长，我只能在我记忆所及的范围内，尽可能“原汁原味”地记录下我的一生，我想这也可能是我的回忆录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吧。本册写我的儿童少年时代，因时间久远，写到我自已感到记性可以置疑的地方，忍不住要交待，甚至把“可信度”用几个字给读者点出来。

就说前面提到的那支歌吧，一位大约比我老半辈儿的老教授看了很激动，回信说他确实记得有这么一首摇篮曲。我真得感谢他，因为他证明了我一生最早的这点珍贵记忆果然不谬。



1936年，我周岁时在南京的照相馆所摄。

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

至于南京时代其他的一切，都是后来长大了一点翻照相簿的时候，听妈妈给我讲的。

抗日战争前，父母都在南京。爸爸（胡汉文，字梦江）是司法行政部一个叫不上什么“长”的公务员，但月薪已有一百二十元。那时物价稳定，“法币”钞票可以等值兑换银元，所以那一百二十枚老秤七钱三分的银元，就是五十多两白花花的银子。妈妈（熊在岷）先是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了一年，后来进入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，其间（1933年）生下一个女孩，取名“小翕”。大概就是在妈妈大学毕业前后，这个女孩（我无缘得见的姐姐）害病去世了。过了没有多少时候，1935年7月14日，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。

我们的家在玄武门外一个叫做“大树根”的地方，从两张老照片上看，我们家那独门独户的西式小平房颇为雅致。我长大了以后，有一次突然觉得自己的初栖地（我的“根”）叫做“大树根”，不是很有那么点“大气”吗？于是颇窃以为荣。有一次我去南京出差，特意溜达到玄武门附近，想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，碰到的人却都是一问三不知，又难免让我感到怅然。

妈妈喜欢文学，毕业后经亲戚介绍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科任干事，主要是从事文艺作品的审查，也有不错的收入。三口之家的生活尚称“小康”。那时我的玩具装满一大网篮，网篮有农村里用的箩筐那么大。南京水果很多，我每天都能吃到切成小块盛在盘子里的香蕉、苹果。爸爸妈妈下班后，就把我放在一个童车（那种“外国人的东西”当时还稀罕）里，推着到后湖（即玄武湖，那时也叫“五洲公园”）去散步。就是说，我在南京那两年的婴孩时代过得很适意，不过我自己真正记得的，却



爸爸妈妈的订婚照（摄于南京）